

YONGTAIGONGZHU

永泰公主

李靖天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永泰公主

李林甫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永泰公主

李靖天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泰公主/李靖天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6.10

ISBN 7-80623-684-8

I.永… II.李… III.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9312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16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印张	24.25
邮政编码	450011	字数	500000
承印单位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印数	1—10000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版次	2006年10月第1版
纸张规格	787毫米×1092毫米	印次	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23-684-8/I·485	定价	3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内容简介

北魏末年，宣武帝的小女儿永泰公主随母到嵩山赏春，邂逅牧牛少年宋三郎，并被他的纯朴善良深深打动，彼此结下了深情厚谊。公主因此钟情嵩山，爱慕三郎，渴望永留民间。后因朝中权臣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公主被迫代母出家、带发修行。又因不满与南梁和亲，公主毅然削发抗婚，直至讹传三郎被害，彻底心灰意冷，遂遁迹嵩山，寄身空门。

小说同时还描写了北魏大文豪温子升、农学家贾思勰、地理学家酈道元等几位名垂青史的历史文化名人，与主人公共同谱写了一曲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人性交响乐。

作品借故事写人物，借人物写历史，借历史写文化，借文化写人性，借佛门写嵩山，借嵩山写天下，生动地描绘了一幅北魏末年风雨飘摇的历史画卷。



作者简介

李靖天，河南登封人。现任《时代报告》杂志专题部主任。曾在国家、省、市各级媒体发稿千余篇，共计五十余万字，并多次获奖。主要作品有：小小说《飞来女》、《梨花》、《红石榴》等；诗歌《武胜关》、《咏李白》、《鸿沟吟》、《巡天谣》等。

项目责任人	方亚平
责任编辑	陈舒植
封面设计	李燕
封面题字	卿彩霞
美术编辑	王井起
责任校对	伊春萍
	周薇



目 录

一	轩辕惊变	1
二	公主放牧	14
三	智判老牛	27
四	白猿赠宝	38
五	牛郎入宫	53
六	戏订终身	66
七	噩梦凶魔	76
八	宫变惊魂	87
九	虎门藏凤	97
十	绝地求生	107
十一	雏凤闹朝	116
十二	骤转乾坤	126
十三	美玉出璞	137
十四	一壶收王	146
十五	佛门追杀	156
十六	荒唐斗富	167
十七	以诏抗诏	179
十八	明枪暗箭	189
十九	愈缝愈裂	200
二十	双凤一晤	212

二十一	山深难隐	223
二十二	胭脂路	231
二十三	空门邂逅	241
二十四	痴心难许	251
二十五	柱断梁摧	260
二十六	刀劈金锁	270
二十七	功成归山	281
二十八	重归空门	291
二十九	嫁枣谈禅	303
三十	空门捉贼	313
三十一	折枝断柯	321
三十二	女婴登基	332
三十三	河阴腥风	344
三十四	计安游龙	354
三十五	龙虎一搏	364
三十六	凤凰涅槃	374

阳光,使我生命如金(代后记)	386
----------------------	-----



一 轩辕惊变

北魏宣武帝延昌三年(公元514年)春天。

春风里的阳城最是热闹无比:一则是这阳城有名山在境,号为中岳嵩山,巍巍峨峨、峻极于天,坐镇中原、雄视四海,实为人们乘春壮游之乡;二则是自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国都由平城(今山西大同)迁至洛阳以来,这中岳嵩山便以京畿第一岳的显赫地位,成为国人朝山拜岳的首选之地。尤其三月春风拂过,嵩山乍成桃杏的擂台。这时节,自然少不得都城内外达官贵人、士女平民迤逦而来、踏歌行春,纵情游乐、热闹快活一番。阳城县令当然更闲不着,迎朝贵,接华眷,百般殷勤,千般款待,一面恪尽地主之谊,一面乘机逢迎巴结。朝贵尽兴而归之日,也是自己青云直上之时。因此,历任县令无不在这迎来送往之中呕心沥血、殚精竭虑。

三天前,新任阳城县令郑俨即接到高皇后传来的懿旨,说是今日要来嵩山观风。所谓观民风察民情不过是官面话,其实就是来游春玩乐,只不过朝廷说得一本正经。既懂这个道儿,那就得一本正经迎驾伺候,更何况,这高皇后还是他的姨表姐姐,自己这个县令便是表姐的叔父、尚书令高肇高大人给弄来的,自己能不知恩图报?招待好了这位皇后表姐,那可就等于造好了一架“升官梯”呀!所以,内廷懿旨一到,阳城县立刻惊得鸡飞狗跳:向山民征山鸡野兔、向渔户征颖河鲤鱼、向蚕家征绫罗绸缎……他可算事事躬亲、样样张罗,几乎是食不甘味、夜不成寐。

眼见是万事俱备,只等接鸾驾了,不料却冒出一桩绊脚的案子来。

一串惊雷急霆似的鼓声从衙门口直冲后堂而来。踩着急促密集的鼓点,一个小衙役飞脚奔来,待到郑俨面前,一揖道:“大人,堂前有一个瞎眼老头告状……”

郑俨怒道:“不是说了,今天不升堂吗?”

“可那老头说事关人命啊!”

“耽搁迎接皇后,事关本官人命!你说,哪个更要紧?”

衙役哑了。郑俨厌烦地摆摆手:“去去!赶紧轰他走!”小衙役刚扭身,又被他叫住,吩咐道:“再传下话去,马上排起仪仗,准备到轩辕关迎接皇后鸾驾!”

告状的显然未被赶走,来自衙门外的鼓声反而愈来愈紧。他正欲朝伺候在身边的衙役发作,忽见细白精瘦的县丞徐纆跨进后院,朝他匆忙一揖,压低声音道:“郑大人,大堂外围满了叫嚷不平的百姓,今日不升堂,我们怕是出不了县衙啦!”

郑俨猛地一挥袖子，怒道：“阻挡本官接驾，就是反叛，全都给我拿下！”

徐纥为难地低头一笑，凑近一些道：“这样一闹，乱起来，岂不真要误了接驾大事？再说，小民闹事，可是天不怕地不怕，闹到皇后耳朵里，对大人也不好！”见郑俨有所迟疑，他轻咳一声，附耳道：“依下官看，先升堂，三言两语打发了告状的，再接鸾驾，误不了事！”说罢，又笑眯眯、轻悠悠地点点头，示意这桩案子容易打发。

在阳城，郑俨感觉最投缘、说话最入耳的，便是这位县丞徐纥了。徐纥字武伯，小有文墨，从书佐到县丞，已在阳城为吏多年。因他老于世故、谙熟吏道，颇为初来乍到又读书不多的年轻县令郑俨所倚重。果然，徐纥一番话，很快让郑俨掂量出轻重。他虽然一脸不情愿，却还是“嗯”了一声，绕过小桃树，向外走去。

徐纥向身边的衙役点点头，紧跟在郑俨身后。接着，“老爷升堂了——老爷升堂了——”一递一声地传到大堂。

郑俨、徐纥穿过大堂后门，绕过暖阁屏风，出现在大堂上时，一色暗红裱裆服、外扎黑皮腰带的衙役们，已经整整齐齐站列在大堂两厢。堂下一个白发蓬蓬、衣衫褴褛半披半挂的老翁，一动不动地勾头跪在镶于青砖之间的原告跪石上。右侧被告的跪石上，却空空如也，磨得溜光的方石块在晨曦里幽幽泛着青光。

郑俨扫了一眼老翁，缓缓坐在绘着红日出海图的屏风下。啪！惊堂木沉声一响，他这才作声道：“下跪者何人哪？”

堂下老翁听到问话一哈腰，又磕个头回道：“小老儿名唤江老大，是肆州（今山西忻州）秀容郡秀容县人。”

“嗯，你要状告哪位呀？”一听非本县人氏，郑俨有点漫不经心。

“我、我……”老翁嗫嚅着，抬起头，目光浑浊而茫然。他把一只枯如干枝的手伸进怀里，然后，再哆哆嗦嗦抽出来，颤巍巍伸向正前方。五指松开处，几枚黑糊糊的五铢钱散叠在掌心。衙役们的目光撞在钱上，似乎火折子一擦，倏地闪亮。郑、徐二人各是一脸疑惑，默不作声。

那只枯手抖动一下，两枚铜钱掉在地上。丁当声中，老翁恨恨道：“我、我——我状告它！”扬手扔了掌中钱，又伸手入怀，掏出几枚扔掉，再掏再扔，反复几次，大约扔了二三十枚。大堂内一时丁丁当当，铜钱乱滚乱跳。拥挤在大堂口的人群，顿时嘈杂议论起来。几个衙役则把滚至脚边的铜钱偷偷踩住。

郑俨又惊又疑，眉头一皱，喝道：“疯老头！你哪儿偷的钱？这钱又何罪之有，你竟当堂乱抛，难道存心戏耍本官？”

那老头连连磕头道：“小老儿没疯！小老儿也没偷钱！小老儿更不敢戏耍老爷！实在是这钱抢走了我的孙女——萍儿啊！”他当堂一声呼唤，仿佛悲风呜咽，低回而凄惶。

“大人，您可能听说了——去年冬天，俺肆州遭了地震。惨哪！那夜，狂风搅着大雪，铺天盖地而来，家家都早早关门闭户了。睡梦里，忽然天摇地动，房倒屋塌，偌大的村子眨眼间就只剩下一片雪坨子了……惨啊！全村八百多口，大半都被活埋、冻死



了呀！呜呜呜……”老翁说着说着，止不住大放悲声，好不容易被衙役喝止住，才又哽咽道：“俺一家十二口，就撇下了小老儿和孙女一老一少——小老儿这双眼，就是那时哭瞎的。俺原也不想再活了，可谁来照顾俺苦命的孙女呢！没办法，俺让孙女牵着离乡南来，原打算往寿阳投一个军户亲戚。一路上，讨一口，走一程，好不容易赶到汝南郡，偏偏又碰上从寿阳逃来的难民，说是去年南方六州发了大水，早已是十村八空。还说南朝梁国刚夺了咱大魏的大、小岷山，烧杀五郡十二县，直逼寿阳。水祸兵灾，闹得正凶，谁还敢自投死路？没奈何，俺和孙女来到这里，想是京郊上县该会好活一些！谁料想，竟把孙女给丢了……”他忽又说不下去了，两手拄地，哀哀痛哭。

郑俨虽然心不在焉，也还是听了个大概，不由喃喃道：“怪不得这些日子本县的外来流民越来越多！”他瞄瞄堂口的日光，生怕误了接鸾驾，不由烦躁地皱起眉来。挤在堂口的人们则多已满面泪水。

徐纆微作怜悯之色，稍稍缓些口气道：“别扯那么远，你只说是谁给你的钱吧！”

“是俺的孙女！”

“哦？那她何时何地又是怎样给你的呢？”

老翁扯起一只又脏又烂的袖子，抹了抹眼角浑浊的老泪，讲了起来——

原来，昨日午时，江老大像往常一样牵着小孙女的手来到东关文庙门口，自己坐在石狮子下，等孙女去讨饭。孙女离开时间不长，便返回来，拉过爷爷一只枯手，一把一把地塞铜钱。老人一惊，忙问孙女从哪里弄来这么多钱。孙女说是一个好心人给的。他不放心，追问究竟是什么人。孙女却把一个香喷喷、软乎乎的肉包子塞进他缺牙豁齿的嘴里道：“爷爷，吃完包子你就到潘家大婶儿的粥棚里喝碗粥，我再讨些东西去，啊——”

孙女说的潘家大婶儿，是县城东关街上一个好心的卖粥寡妇，夫家姓潘，自姓秦，三年前丈夫病死，独自带着两儿一女，靠卖粥养活一家四口，日子过得很苦。可见了上门的苦命人，却总要帮衬一点。因此，在三街四邻落下一个“黄连菩萨”的美称。自他祖孙俩来到阳城，秦氏见爷儿俩可怜，就让他们宿在粥棚里，看看家什，白天施些稀粥作为回报。其他时候，祖孙俩再讨些吃的补补肚子，他们这才得以在阳城稍稍安顿下来。

江老大一接到钱，马上便想到秦氏一家，思忖着分给他们一些，一方面表表谢意，一方面补补人家施粥的亏空，所以，有心早点回去，便对孙女道：“萍儿，别讨了，就用钱买些吃的吧！我想……”他从怀里摸出一枚铜钱，递向孙女说话的方向。

“不，爷爷，咱得省着点花——我过去了！”

“嗯……那好吧，快点回来，啊——”

大概萍儿已经走远了，他没有听到孙女稚嫩的回音。嚼了口包子，缓缓坐下来，他把剩下的半个包子合扣在掌中，不舍得吃了，嘴里喃喃道：“真香啊！萍儿回来了，让她吃吧。孩子挨了许多的饿，难得有个肉包子吃啊——我这已是一把老骨头了，多吃一口、少吃一口都没啥了！萍儿可不行，才十二岁，正长身体呢——我可怜的孙女

啊！要是你爹娘还活着，也就受不了这么多罪了！”念叨着念叨着，一行老泪沿颊而下。他挪正一下身子，怀里的钱哗啦作响。“该给潘家大嫂多少谢钱呢？”他寻思着叹了口气，又自言自语地低喃：“多亏了她啊！怎么好人都这么苦呢？一个人拉扯仨不懂事的孩子，就靠个粥棚养命，够难的了，可又添了俺爷儿俩这个负担。唉！难为你了，潘家嫂子！咋报答你呢？眼看我这是有一天没一天的枯枝老叶了！结草衔环，只能等下辈子了——”

他叹着气摇摇头，花白稀疏的眉毛忽然扭结到一起，口中喃喃道：“只是，我可怜的孙女该咋办呢？干脆认给好心的潘家嫂子，做干女儿倒是个依靠。可是，这咋成呢？潘家嫂子已有三个孩子，已经不容易了，咋能再给人家添负担呢？萍儿啊！咱爷儿俩这到哪一天才是头儿啊！”他左思右想，思前虑后，却始终理不出个路数来，只有脸上的老泪一阵急、一阵缓地淌着。如此想着、愁着、叹着，不知不觉，便倚着石狮子睡着了。下午的阳光晒干了泪水，在他那张黄瘦的脸上留下了斑斑泪痕。

“爷爷！”不知过了多久，嘈杂中，传来一声稚嫩的甜甜的呼唤将江老大惊醒，一只小手随声搭在他的手上。他一阵惊喜，忙抽出一只手，顺小手摸索着，喃喃道：“是萍儿吗？跑哪儿去了？你跑丢了，爷爷会急死的——”当他摸到“刘海”下的一双眼睛时，絮叨戛然停止，心也一下子凉了下來：不是萍儿，萍儿眼睛没有这么大。他失神地叹口气道：“是梅儿吗？你萍儿姐姐回粥棚了？”

梅儿是秦氏的小女儿，比萍儿小两岁。

“爷爷，我是潘梅，正是来找您和萍儿姐姐的。娘说，太阳都快落山了，还不见你俩回去，就让我来找。萍儿姐姐呢？”

一听天色将晚，孙女已是半日不见踪影，他便感觉到一种不祥之兆。难道……他眉毛、胡子同时颤抖起来，“快、快——快找萍儿！”一边催促，一边拉起潘梅走街串巷找起来。

随后，秦氏带着两个儿子潘松、潘岳，又帮他找了半宿，依然没有找到萍儿，他这才大清早闯衙击鼓求助。

江老大前前后后叙说一遍，磕个头道：“大人，你说，除了这钱，我这瞎老头又能告谁去？”

郑俨没料到江老大敢如此诘问，头一歪，斜挑眉毛道：“哎？你倒比本官有理了！你自己哭瞎了双眼，看不见孙女何去何从，又不知买者姓甚名谁、啥鼻子啥眼，还敢寻本官的不是？真是大——”他正要气咻咻发作一通，“胆”字尚未出口，即听徐乾干咳两声，知道他有话说，便故意摆摆头吩咐道：“徐县丞，你来开导开导他！”

徐乾会意，起身冲江老大道：“好吧！好吧！县署帮你找回小孙女就是了——只是，郑大人马上就要率我等迎接皇后鸾驾了，江老大，你看——你先下堂？”

“小老儿不敢耽搁大人接鸾驾！不过，小老儿还有几句话！”

“说吧！快点！”徐乾露出喜色。郑俨也松快地伸个懒腰。

“小老儿就坐在衙门口，等大人回来帮俺找回小孙女。萍儿一天找不回来，俺就



一天不离开衙门口,反正小老儿也无家可归了!”

“唉?你这不是讹上本官了吗?”郑俨眼睛一瞪,本想再呵斥几句,乍见阳光入堂已深,感觉时辰不早,耽搁不起,便憋下一口气,挥挥手发送道:“随你吧!”

江老大无声地磕个头,站起身,自顾自地摸索着缓缓下堂。

郑俨、徐纥相对嘘口气,会心一笑。郑俨朝衙役们一挥袖,呵斥道:“还愣什么?备仪仗,轩辕关接驾!”

循常规,朝中每有王公贵戚来游嵩山,阳城县令都要亲迎到二十里外的轩辕关,不如此便有失敬之嫌。

轩辕关位于阳城县的最西界,实为嵩山上的一道险隘。嵩山七十二峰,东西分为两脉:东为太室,山高势缓,绵绵如龙卧;西为少室,峰危势奇,翩翩如凤舞。轩辕关恰恰就坐落在这龙、凤相会之处。

大约一个半时辰的光景,郑俨的迎驾仪仗便来到轩辕关下。嵌在山顶两峰之间的关城,早已是彩旗猎猎。洞开的关门两侧,透迤的关墙随着山峰蜿蜒开来,犹如一只大鹏,振翅冲天。关门上矗立着一座重檐歇山、绿琉璃瓦顶的阁式关楼,气魄雄伟。关城外绿树拥翠、桃杏芳菲,让这威武的雄关,又多了几分壮丽。目接神触,郑俨一下子心旷神怡起来。其实,他们一路上踏锦绣岭、过芳草溪,烟起远山、碧凝麦田,景致并不逊色于此。只是道旁时见流民扶老携幼、哀泣中途;路侧几遇饿殍横陈、腐气熏然,直让他时时掩面、阵阵恶心,大煞了周围旖旎春色。而这险关要地,自不会让流民驻足,所以他才觉得风光独好、神清气爽。

恭候关下多时的关尉是个小脑袋、大肚子的中年人。阳光下,一抖铜钉闪闪的红色牛皮裱铠甲,活像一个背着大盖的乌龟。他急趋向前,带着一副讨好请功相禀报:“下官早已派人下关打探皇后鸾驾的消息了。现在没信儿,想是还远着呢!大人且上关楼歇息歇息。”

郑俨回头朝长条泥鳅似的徐纥点头一笑,放了心。登上关楼,他径直走到西门顶,手把雉堞,俯首下瞰,想亲自看看山道上有没有皇后车仗的影子。却见高山深谷、险峻陡峭,烟岚雾气,浮动山下,既不见山脚的花草树木,也难寻山外的村村落落,只见盘曲的山道蛟龙出海一般,从烟波里腾身而起。他不由啧啧叹道:“果然是雄关气派!只可惜本官上任那会儿,匆匆忙忙,没有在此停步。”

站在关楼凭眺一会儿,即有关兵禀道:“胡充华娘娘已近关城!”

三人同时一愣。郑俨尤觉大惑不解,心里嘀咕道:“皇后的懿旨说得明明白白,是皇后要来嵩山,怎么……”他怀疑是关兵报错了,便追问一句:“皇后娘娘咋变成充华娘娘了?”

关兵也是一愣,稍作迟疑,茫然回道:“此乃娘娘宫卫所报。小的也不知内情。”

一被证实确是充华娘娘,原本风风火火、浑身热浪的郑俨,顿如急瀑骤跌寒潭,奔腾之势立消,只剩下了打着水漩儿的犹豫为难之色。原来,这个充华娘娘与他表姐高皇后颇有嫌隙,他在宫中做侍卫时就深知这一过节儿。

正是顾忌表姐高皇后与胡充华的这层隔阂，郑俨一时左右为难，既怕出关相迎得罪皇后姐姐，又怕不出迎惹恼了当今皇上也要让三分的充华娘娘，撞了哪一头，都要吃苦头。他自觉进退维谷，不由拧紧眉头，胶在原地。

徐纥不知内情，眼见时间紧迫，郑俨却半路呆住，只得连忙悄声提醒：“无论哪位娘娘，都要先迎进关来！”郑俨这才疑惑地点点头，带众人出关。

关门外，徐纥与关尉吆喝着指挥衙役、关兵和鼓乐手排开队形。郑俨心神不宁地绞着手，眼巴巴地望着关下盘曲的山道。待凤旗、伞盖等仪仗刚一露头，他便朝后一挥手，早早跪了下来，身后随即鼓乐齐鸣。

好一阵宫靴杂沓声响过后，一乘金镶珠饰的山舆悠然落在郑、徐等人面前。众人一齐伏身叩头，朗声问候：“参见充华娘娘千岁！”

“明府平身，各位请起！”一声娇嗔，绣着丹凤朝阳图的舆帘轻轻挑起，一张亮丽照人、艳过百花的面孔笑盈盈出现在众人面前，众人无不在这位贵媛的美色佳韵摄住。

郑俨借谢恩起身，偷眼打量，见她高梳凌云髻，髻上花冠得意地微微颤动着。长虹般神采飞逸的眉毛下，流动着桃花溪水一样生动妩媚的目光。郑俨乍一触这目光，顿觉五脏六腑都跟着流淌错位了。这的确是一瞥销尽万人魂的胡充华。他只得慌忙压低眼帘，目光顺着她月白底儿暗起灵芝花纹的云肩，溜过朱红底儿黄花登高锦制的紧身阔袖衫，最后落在山风轻轻一撩、下摆似群燕赛尾的雪白色杂裾垂髻裙上。漫说这洒脱飘逸的新式裙样儿，即使那上身艳似朝霞、下身素如冰雪强烈相映的配色，也是一般人不敢穿出来的，郑俨觉得：如此娇俏逼人的充华娘娘，一定很难伺候，更何况，她还是表姐的对头，又不知会如何刁难于他？

寻思着，郑俨下意识地向上瞟了一眼，胡充华已下了华丽的山舆，站在一柄三檐九凤的黄罗伞盖下，而这，恰恰是只有皇后才能用的仪仗。显然，胡充华此次依然是借用皇后的仪仗。他虽看得明白，却不敢生一点为表姐鸣不平的心思。正自惶惑间，忽听那充华娘娘道：

“怎么，明府是为迎错本宫而懊恼吗？何以如此寡言少语？”

郑俨已认定胡充华是专寻自己不是的，不由懊恼起来。

这时，一个衙役忽从关门疾跑而出，距他数步之遥，猛地扑身跪倒，神色惶惶、气喘吁吁大叫道：“大人——出大事了！城中流民抢、抢了官仓——”

轰的一声，人群里炸出一片惊叹。郑俨一下子就蒙了，脸色由莹白骤变为惨白。这官仓中的粮食，是马上就要运往寿阳军前的，而今，正等督军寿阳的清河王回来调粮。今日军粮被抢，不是要自己的命吗？他惊恐不安地瞅一眼徐纥。一向多计的徐纥，此时也脸色煞白，眉头乱跳，勾着头不敢仰面。原本满面春风的胡充华霎时肃容，见郑俨惶惶然手足无措，便直盯着报事的衙役问：“乱民有多少人？”

“禀皇后千岁千千岁，约有一两千人！”衙役不知来者是胡充华，张冠李戴答道。胡充华也不矫正，只朝郑俨寒着脸色道：“明府，你还愣什么？本宫听皇上说，清河王已在回朝调粮的路上，阳城县亦在调粮之列，军粮不保，恐怕皇后姐姐也难保明府的



项上人头。你还不速带衙役回城料理乱民、保护军粮?!”

“唉!”郑俨答应一声,立即手忙脚乱地召集衙役。胡充华则叫过一个小黄门(宫中宦官),吩咐他火速赶到河南尹署,调兵增援阳城县。

郑俨、徐纥等翻身上马,刚刚掉转马头,胡充华又将郑俨唤回,叮嘱道:“你人少,乱民多,敌众我寡。切记:此去宜柔抚,万万不可强取。否则,必吃大亏!记住了吗?”柔和的口气、决断的见识都让郑俨吃了一惊。看来,充华娘娘并非一个找茬儿的主,倒是自己多心了。拱手道谢间,他忽然心头猛醒,忙道:“娘娘,还是再留下几个衙役吧?您也好多几个护卫——”

“糊涂!”胡充华一语打断他,目光里却漾出一片暖意,语气也随之缓和,“几个饥民,再大胆也不敢西来京都寻事!谁不知道京师驻着几十万台军(又称中军,即京师禁军)?即便他们敢来,这轩辕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本宫又何惧之有?明府的忠心,本宫心领了——快去吧!”郑俨不敢再多耽搁,一揖提缰下关。

阳城县城,早已是沸水之锅。街上人流滚滚,四向奔溢,仿佛顷刻间就要天崩地裂,全城的人都在失魂落魄地逃命,却又东跌西撞找不到出路。郑俨一行马鞭开道、刀枪择路,好不容易冲到县衙门口,又被几十个丢盔卸甲的城兵拦住去路。徐纥跃马向前,掩住郑俨,马鞭一指城兵,大声喝道:“粮仓怎么样了?”

那些城兵见是县令、县丞,既不揖,也不跪,只是惶惶然前瞻后顾着停下,倚刀拄枪、七嘴八舌回答:

“粮仓已经空了……”

“县尉刘大人,为护粮殉难了……”

……

郑俨乍觉五雷轰顶,身子一歪,就要摔下马去,幸被旁边的衙役扶住。徐纥情知大势已去,却还是挥鞭喝道:“军粮不保,后退者斩!速与我返回夺粮!”

城兵们一片哗然。一个浑身是血的老城兵拨开人群,走到徐纥马前,倒提着血淋淋的鬼头刀一拱手道:“大人,饥民已经红了眼,现今是见官杀官,见佛杀佛。天王老子去,也奈何不了!我等回去,也只能是白白送命!大人听我老卒一句,还是暂且出城避一避吧!再迟,就来不及啦!”话音未落,后面的人潮已推着败退的城兵向郑俨等人压过去。两个衙役刚要举刀拦截,早被城兵砍倒在地。

郑俨不由失声惊呼:“反了!反了!都反了!”徐纥惊顾间一声长叹,急忙掉转马头,接近郑俨,劝他暂退出城。

郑俨迟迟疑疑扯动马缰,眼光掠过县衙大门时,忽见白发蓬蓬的江老大,仍怀抱盲棍静静地坐在县衙门口的台阶上,两眼空洞,表情木然地对着街头乱局,嘴角蠕动,似乎还在念叨着孙女的名字。他心底猛一凉,乍觉自己也跟江老大一样可悲可怜,不禁灰灰地喃喃一句:“本官也要一无所有了!”掉转马头,仓皇而去。

他刚离开,滚滚人潮便汹涌而来。江老大及其微弱的呻吟,顷刻即被淹没。

薄暮时分，紫云低垂。一队旗仗鲜明、盔甲整齐的人马沿着颍河岸边的官道西向阳城县而来，不时惊起一片鸦飞雀噪。

队伍前头，一红一白两匹骏马，老友似的并辔而行，神气昂昂，颇为抢眼。马上二人，年纪相仿，都在二十五岁上下，身上的服色也像胯下坐骑颜色一样对比鲜明：白马上，一蓬暗红色披风微微拂动；红马上，却轻飘着一瀑白练披风。转过一个小山丘，阳城渡口已在眼前不远。红马白披风、一脸风雅飘逸之气的年轻人，把握成环形的马鞭在马屁股上轻轻一磕，马儿嘚嘚快走几蹄，又慢下来。年轻人向渡口延颈一望，转脸对着白马红披风的年轻人道：“王爷，您看渡口是否有些异常？”

原本浓眉深凝、满目忧思的年轻王爷应声抬眼一眺，只见渡头风平浪稳，岸静树恬，并无异常。于是，微微惑然道：“鹏举，有什么不对吗？”

“当然不对！”白披风下的年轻人勒勒丝缰，让慢下来的红马靠近些王爷的白马，道，“王爷您想这日暮时分，正是外出者归城，乡下人出城的时候，照理，这渡口该是舟如梭穿、人似蜂忙才对，可你看，今天的阳城渡……”

一经提醒，红披风里玉面莹洁饱满的年轻王爷才注意到渡口一派冷清，船影人迹，丁点难寻，不禁纳罕地皱起眉头。

这位年轻的王爷，就是北魏宣武帝元恪的同父异母弟元恹，表字宣仁，爵封清河王，官拜尚书仆射之职。清河王人虽年轻，却饱读经史、聪明练达，颇具干才。深获一代雄主、先皇孝文帝的龙心爱怜。孝文朝的大贤王彭城王元勰对他也是推崇有加，曾在自己的寿宴上当着贺寿的满朝官员，抚着小元恹的头，夸奖道：“这可是上天赐给我元家的一个麒麟啊！如若苍天假以长寿，他将来必是我大魏朝的‘周公’或‘召公’，请诸君记住孤这句话，以便来日验证！”因为圣主、贤王的奖掖，元恹封王后，满朝文武很少称他的“清河王”号，却不约而同地呼之为“麒麟王”。从孝文朝到宣武朝，一父一兄两个皇帝，无不对他器重有加。尤其是宣武帝元恪，每有军国要务，往往交付清河王办理，一则是实心倚重；一则是借机励才。良苦用心，无人不知。元恹也是不负厚望，勤勉王事，颇建政绩，深孚众望，“麒麟王”的名声因此遍播朝野。

去年冬天，南朝梁国兴兵犯境，义阳三关告急。宣武帝特旨调回长安赈灾的元恹，让他到义阳（郡名，今河南省信阳市）监军督战。直到今年二月，南朝兵退，他这才回朝复命，兼调粮饷。一路上，各地州县官员听说“麒麟王”还朝过境，无不是州头远迎，县尾遥送。可今天，这阳城县却让人有些意外：一过阳城渡，马上就要进城了，可阳城县却毫无动静，甚至渡口的渡船也不见一只，确实叫人不可思议。元恹并不喜欢迎来送往的喧闹，但这毕竟是官场的习气，所以，对此冷清，还是感到有些意外。

言谈间，二人马匹已经踏在渡口的青石平台上。先前赶到渡口的亲兵，正从伸进河水的台阶上返身回来，一见元恹，紧登几阶，拱手禀报：“王爷，城门尉已经差人备船。只是，要我们把凭信射到城头验看一下——看样子，城里好像出了什么事……”

温子升不等吩咐，翻身下马，从驮行李的马上取出纸笔，就着马鞍草草写下“清河王殿下巡边还朝，速迎”。加上元恹的官印后，折叠起来，绑在箭上，射到对岸城头。



时候不大，城门洞开，一溜火把鱼贯而出。火把中，既有骑马的官员，也有抬船的百姓和持刀执枪的官兵。

三只小船并排划过河来。中间小船船头，站着一个大腹便便的官员。船一靠岸，他踉踉跄跄跳下船来，笨重而急切地跑上台阶，火把下稍一辨认服色，跪倒在清河王面前，气喘吁吁道：“河南尉刘跃迎迓王爷来迟，请王爷恕罪。”

怎么在阳城县不见县令，却是其上司河南尉来迎呢？元怵一愣，伸手虚扶道：“刘将军请起，孤这才到阳城，你怎么就远出京城来迎呢？”

河南尹与京都同属一城，河南尉的官署也在京城。今天，河南尉离京到阳城代县令迎接自己，这也殷勤得有些离谱了。元怵自然深感疑惑。

“说来话长啦！”刘跃站起来，一边扶元怵下台阶，一边道：“王爷先上船，到县衙再细说吧！”

一入城，元怵、温子升便感觉掉进了浓浓的墨池里。街道两边，既不见人家灯火，也不见夜市人影。只有他们一行人、一溜火把、一片靴音蹄响，向着长街深巷的浓墨更浓处寂寞前行。好像起了风，呜呜低叫着鬼哭似的，从乌沉沉的小巷里钻出来，寒森森地扑在他们脸上，腥腥的，一股血腥味。火把化开的一片光明中，偶尔现出一道掠影，不待分清人影还是鬼影，街角一闪，便隐设在阴暗的背角旮旯里。元怵感觉压抑而瘆人，阵阵疑惑涌上心头，便再次问起阳城县的事情。

“本想王爷一路鞍马劳顿，不忍再让您操心，可王爷执意要问，下官就不好再瞒了。”刘跃笑着客套几句，将阳城流民哄抢官仓一事说个大概。末了补充道：“出事时，正赶上胡充华娘娘千岁来游嵩山，阳城县令郑俨轩辕接驾。娘娘便命他回城弹压乱民，结果，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不知是畏罪自尽，还是戴罪逃逸了！我等是充华娘娘差人调来，协助阳城县剿灭乱民的。下官率兵一千多人封城禁渡，搜乱民，追仓粮，忙活半日，杀了三十多个顽抗者，又擒拿附从者二百余人，城内这才安宁！”

“怪不得城中这么鬼气阴沉的！”元怵暗叹一句，脸色顿时冷凝下来。因为刘跃是平乱杀人，自己又不明详情，所以，不便说什么。于是，沉思着，不再言语。

在县衙安顿下来，刘跃要为他们备饭，自去忙活了。元怵与温子升一边饮茶等候，一边谈论着阳城饥民哄抢官仓案。

忽听外面人声吵嚷，似乎还夹杂着“斩”、“杀”等字眼。前院随即响起急促的脚步声。温子升心里一紧，情知又有变故，便要自请出门看看。元怵显然也听到了吵嚷，脸色骤然凝重，把茶杯往桌心一推，高喊：“中尉——”中尉应声推门进来。

“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回王爷，是饥民围堵在县衙门口闹事。刘将军正带兵驱赶呢！”

不能再杀人了！元怵凜然一惊，霍地站起来，两条平直漆黑的眉毛，倏地连成一条线。他朝温子升一招手：“走，去看一看，别激起了大变！”

嘈杂声越来越响，元怵等人的脚步也越来越快，紧脚赶到县衙大门口。

未容元怵抚慰刘跃几句，几束火把打着呼哨、溅着火星飞越官兵人墙，跌落在元